

我之試寫室

亦舒著



定價：

港幣八元

Grass Root Series

小草叢刊

我之試寫室

亦舒著

出版：小草出版社

總經銷：文藝書屋

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四號內

印刷：立信印刷公司

港一版 197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 錄

如何打發時間·····	二
想得太多·····	四
不吃蘋果的人·····	六
家住郊區·····	八
電影與明星·····	七
情書·····	二
生活的情趣·····	一四
看電影的痛苦·····	一六
壞脾氣·····	一八
墮胎·····	二〇

男女之間·····	二二
真的過去了·····	二四
管閒事·····	二六
寫稿·····	二八
喜歡——不喜歡·····	三〇
穿什麼·····	三二
新面孔·····	三四
那些被愛的·····	三六
自由·····	三八
貪睡·····	四〇
惡夢·····	四二
醜化了阿Q·····	四四
電視·書報·····	四六
遲暮·····	四八
悔·····	五〇

當我年紀大了.....	五二
真正的美麗.....	五四
享受個人自由.....	五六
講人閒話.....	五八
聽歌.....	六〇
談照片.....	六二
健忘症.....	六四
貪睡.....	六六
看「紅樓夢」.....	六八
結婚不過是賭博.....	七〇
有什麼意思.....	七二
活得像灰塵.....	七四
交朋友像花錢.....	七六
大牌檔.....	七八
最大的報酬.....	八〇

老了.....	八二
楓葉題詩的時代過去了.....	八四
寂寞.....	八六
願望.....	八八
愛情的表達.....	九〇
何必耿耿於心.....	九二
不自由.....	九四
不要折磨自己.....	九六
新人.....	九八
憶.....	一〇〇
一個電話.....	一〇二
我不行.....	一〇四
寂寞的假期.....	一〇六
煩惱.....	一〇八
沒有這種福氣.....	一一〇

花·····	一二二
日子·····	一一四
宣傳·····	一一六
吵鬧的寂寞·····	一一八
可憐的女孩子·····	一二〇
冷·····	一二二
如果我是男人·····	一二四
要學習快樂·····	一二六
半喜半惡·····	一二八
寫給你·····	一三〇
學會了怕人·····	一三二
路之讚·····	一三四
說賭·····	一三六
有什麼好看的·····	一三八
想書·····	一四〇

可愛的老屋子·····	一四二
做太亦·····	一四四
半土不下·····	一四六
不要強求·····	一四八
情歌·····	一五〇
妒忌·····	一五二
忙·····	一五四
小說·····	一五六
情死·····	一五八
香味·····	一六〇
親情·····	一六二
我怕·····	一六四
孩子要教育·····	一六六
倒胃口·····	一六八
徹底的討厭·····	一七〇

聖經·····	一七二
爲何不做賢妻良母？·····	一七四
無法抗拒的臉·····	一七六
臉紅·····	一七八
何重的一筆·····	一八〇
愛·····	一八二
不像明星·····	一八四
看開一點吧·····	一八六
孤獨的恐怖·····	一八八
多心的人·····	一九〇
一個好人·····	一九二
愛·····	一九四
看人看內心·····	一九六
秀氣·····	一九八
時間·····	二〇〇

還是瘦一點好·····	二〇二
混帳，寫日記！·····	二〇四
學外文·····	二〇六
真的老了·····	二〇八
漫談整容·····	二一〇
紹興戲迷·····	二一二
夏天討厭·····	二一四
談「人之患」·····	二一六
倒霉的孩子·····	二一八
兩代之間·····	二二〇
樂與不樂·····	二二二
笑得沒意思·····	二二四
信·····	二二六
量寂寞·····	二二八
懶病難醫·····	二三〇

舉頭呆腦·····	一二三二
節日愈多愈好·····	一二三四
英文名字·····	一二三六
心情問題·····	一二三八
怕吃喜酒·····	一二四〇
營養不良·····	一二四二
充濶與裝窮·····	一二四四
鈔票·····	一二四六
年不好過·····	一二四八
煩人·····	一二五〇
代跋：快十年了·····	一二五二

我之試寫室

亦舒著

小草出版社出版

如何打發時間

有些人根本不愛，他們沒得到機會，所以不愛，我的錯誤是太不可救藥地浪漫主義，受不了。媽的，人家看見下雨了，冷得噴霧，趕緊縮起脖子往被窩裏鑽，我倒出去逛街了。一街的濕結果全帶了回家，有什麼好處。

半夜三更爬起來往窗外看，看得太多，結果屋裏只剩下一個人，別人都聽嚇跑了。還是不改，滿馬路的找一輛車子，滿香港的追一個人。

大伙兒都訓：你時間太多，一天的事情兩個鐘頭就做完了，不是生意經。人太空腦子會出問題，那廿二小時如何打發，天天愁可真不是好玩意。

話是那樣真。賺份內的錢倒是容易的，只要不懶，哪會沒錢，買這個買那個，一樣樣死物都容易辦到，維持生活是那麽簡單，所以才空得要命。

快樂要依靠第二者才能得到的人是痛苦的。多少人可以自得其樂，旁人見他

沒有一樣不可憐的，他還是很自在。於是又有人訓：個個禮拜在明周上頭嘍吟，可不對啊。

是不對。看一張報紙，有個標題說：愛情只是一種輪迴的病，說得有道理，實在活不下去了。

有時候事情發生得與想像根本不同，事情過後，只好眼睜睜的像做了夢一樣，沒有勇氣承認它發生過，佔據過一段時間。

人力辦不到的事是要如願。人家不喜歡，又有什麼辦法，宰了他還是不喜歡，空餘賠上一條命。只好拼命安慰自己。反要時間要過去，樂也過，不樂也過。但總有點不自然。下次看見藍色，可得遠遠避開，藍色的臉藍色的心藍色的血。

有一陣子也寫過這種東西。三年前還是四年前已經記不清楚了，反正是更熾熱的，一連好幾十萬字，過後也沒事人一樣，上次患病更要比這次深。

晚上還是想到了，一夜又一夜的，想像老是太美。這樣坐着荒廢了時間，天呀怎麼可能，怎麼說得過去，怎麼忍心。替我想個法子，打發這每天剩下的廿二小時。

想得太多

在這種濕漉漉的下午，我常常想起很多事情。（我的男朋友說：你的毛病是想太多。）但是當一個春天下雨的時候，誰能不想東想西況且兩隻肩膀又酸疼，不可以做體力工作了。

我開始害怕聽梁山伯祝英台，常常假說自己是梁山伯，真會傷心得死掉，除此並無他方，尤其叫人不能忍受的是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更使我痛恨小提琴，又不知道什麼叫做協奏曲，但是我兩隻耳朵知道美麗的東西，而在一個濕濕的冬日下午，蓬頭垢面的聽這樣的東西，誰又可以不想心事。

我想我是常常戀愛的。倘若不愛一個人，世界太沒有意思。我的天與地，便是一個家，我的快樂，簡單如一件新晨襖。我的寄託，是書桌上一張男朋友的小照。

太陽好的時候，我常常煩惱一些無關重要的東西，一下雨就不同，混身鬆弛下來，真是可以無法無天的躺多一陣子，瞎七搭八的想。

我猜我才剛剛開始活，這是一個新機會。以前的廿餘年真是對不起父母。不明白的人忽然多了起來。像這些歧視武俠片的人。像這些恨天恨地的人。像這些夾纏不清，抓住過去的人。

不過忽然之間我還是沉默下來。接受事實，必須與他們和平共處，正像他們要設法與我和平共處一樣。

我格外的相信上帝，因為上帝確然存在，而廿多歲的開始還不算太遲，這種涓涓而下的雨水，寒冷冰手，的確叫人想很多事情。

一雙雙穿濕了的鞋子，放在電爐面前吹乾，一定很舒服的。忽然之間會氣消。有意思的雜文，必需有意見。太多意見的人討厭，我一向不太受歡迎，想必與此有關，所以漸漸學會含糊度日，嘻嘻哈哈，所以交出來的雜文，都變成這個樣子。所以每當有人發表意見，說「你的東西……」，便馬上告訴他，我就要轉行了。畢竟下雨天沒有人計較得太多。大家的注意力都轉移到雨傘雨衣，濕鞋濕襪上面去了。

不吃萍果的人

有的人喜歡吃萍果，有的人不喜歡。吃萍果的人大概是乖人，乖總是討人喜歡的，像小孩子，意見多的孩子便不乖，問長問短的小孩子也不乖。坐在一旁，悶聲不響，爸媽說如何便如何的孩子，便頂乖。

然後小學，考第一便是乖，身上永遠乾乾淨淨的也是乖，功課做得好，上課不講話，好好的畢了業，當然更受稱讚，得人鍾意。

到再大了，行爲要規矩，如果是男孩子，頭髮切忌太長，褲腳不可太寬，走路不可幌來幌去，不上夜總會，不喝酒、不抽煙，那也差不多了。

如果是女孩子，能夠穩重，笑不露齒，迷你裙不可太短，化粧不可太濃。晚上十二點前回家。男朋友都帶回家給爸媽審察過，有正當職業如教書護士寫字樓之類，千萬別做吊兒郎當的工作如寫稿等等，這樣也乖了。